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白对照

四库全书

第六十二卷

主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

六月，梁初立孔子庙。秋七月魏统军王足攻涪城。八月，大败梁军，杀其将鲁方达等三十九人。

梁将军王景胤等与魏王足战，屡败。七月，足进逼涪城。八月，秦州刺史鲁方达等十五将战败，皆死。景胤等二十四将又败，亦死。

魏有芝生于太极殿。

侍中崔光上表曰：“气蒸成菌，生于墟落湿秽之地，不当生于殿堂高华之处。今忽有之，诚足异也。夫野木生朝，野鸟入庙，古人皆以为败亡之象。故太戊、中宗惧灾修德，殷道以昌。所谓家利而怪先、国兴而妖豫者也。今西南二方，兵革未息，郊甸之内，大旱逾时，民劳物悴，莫此之甚，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。愿陛下侧躬耸意，惟新圣道，节夜饮之乐，养方富之年。则魏祚可心永隆，皇寿等于山岳矣。”于是魏主好宴乐，故光言及之。

冬十月，梁遣临川王宏、仆射柳惔帅师伐魏，次于洛口。武兴氏王杨绍先叛魏。

杨集起、集义立杨绍先为帝，魏遣杨椿讨之。

十一月，魏王足奔梁。

足围涪城，蜀人震恐，益州城戍降者什二三，民自上名籍者五万余户。邢峦表于魏主曰：“建康、成都、相去万里，陆行既绝，而水军非周年不达，一可图也。顷经刘季连、邓元起之乱，资储空竭，吏民无复固守之志，二可图也。渊藻裙屐少年，未洽治务，宿昔名将，多见囚戮，所会皆左右少年，三可图也。蜀之所恃，惟在剑阁，今已夺其险，方轨无碍，四可图也。渊藻是衍至亲，必无死理，若克涪城，必将逃走，蜀卒惊怖，弓矢寡弱，五可图也。今若不取，后图便难矣。益州殷实，户口十万，比之寿春、义阳，其利三倍。若欲进取，时不可失。”不从。峦又表曰：“昔邓艾、钟会帅十八万众，倾中国资储，仅能平蜀。所以然者，斗实力也。况臣才非古人，何宜以二万之众而希平蜀？所以敢者，正以据得要险，士民慕义，任力而行，理有可克耳。臣诚知战伐危事，未易可为。自度剑阁以来，鬓发中白，故欲先取涪城，以渐而进。若得涪城，则中分益州之地，断水陆之冲，彼外无援军，孤城自守，何能复持久哉！臣今欲使军军相次，声势连接，先为万全之计，然后图功。得之则大利，不得则自全。又巴西、南郑相距千里，昔以统绪势难，曾立巴州以镇夷獠。梁州籍利，因而表罢。彼土民望，严、蒲、何、杨，豪右

甚多，文学风流，亦为不少。但以去州既远，不获仕进，是以郁快，多生异图。比道迁建义之始，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，克城以来，仍使行事。巴西广袤千里，户余四万，若于彼立州，镇摄华獠，大帖民情。从垫江已还，不劳征伐，自为国有。”魏主亦不从。先是，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，既而更以羊祉代之。足闻之，不悦，辄引兵还，遂不能定蜀。久之，奔梁。

巴西叛魏降梁。

邢峦在梁州，接豪右以礼，抚小民以惠，州人悦之。使军主李仲迁守巴西，仲迁溺于酒色，费散兵储，城人斩之，以城降梁。

梁大有年。

米斛三十钱。

五年（丙戌，506），春正月，魏邢峦讨武兴氏，灭之，置东益州。

杨集义围魏关城，邢峦使傅竖眼讨之。克武兴，执杨绍先送洛阳。集起、集义亡走，遂灭其国，以为东益州。

魏秦、泾二州乱。

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众二千，推吕苟儿为主，泾州民陈瞻亦聚众称王。魏遣将军元丽讨之。

二月，魏求直言。

侍御史阳固上表曰：“当今之务，宜亲宗室，勤庶政，贵农桑，贱工贾，绝谈虚穷微之论，简桑门无用之费，以救饥寒之苦。”时魏主委任高肇，疏薄宗室，好桑门之法，不亲政事，故固言及之。

三月朔，日食。魏豫州刺史陈伯之叛，复归梁。

临川王宏为书遗陈伯之曰：“寻君去就之际，非有他故，直以不能内审诸己，外受流言，沈迷猖蹶，以至于此。主上屈法申恩，吞舟是漏，将军松柏不翦，亲戚安居，高台未倾，爱妾尚在。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，燕巢于飞幕之上，不亦惑乎。想早励良图，自求多福。”伯之遂自寿阳梁城拥众降梁，梁以为通直散骑常侍，久之而卒。

夏四月，魏罢盐池之禁。

初，魏御史中尉甄琛言：“《周礼》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，为之厉禁，盖取之以时，不使戕贼而已。虽直有司，实为民守之也。夫一家之长必惠养子孙，天下之君必惠养兆民，未有人父母而吝其

醯醢，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。今县官鄣护河东盐池而收其利，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。天子富有四海，何患于贫？乞弛盐禁，与民共之。”录尚书事勰、尚书劾奏曰：“琛之所陈，坐谈则理高，行之则事阙。古之善治民者，必污隆随时，丰俭称事，役养消息，以成其性命。是故圣人敛山泽之货，以宽田畴之赋，收关市之税，以助什一之储。取此与彼，皆非为身，所谓资天地之产，惠天地之民也。今盐池之禁为日已久，积而散之，以济军国，非专为供大官之膳羞，结后宫之服玩也。然自禁盐以来，有司多慢，出纳之间，或不如法，是使细民嗟怨，负贩轻议。此乃用之者无方，非作之者有失也。窃谓宜如旧式。”魏主卒从琛议。

魏遣中山王英督诸军以拒梁师。五月，梁取宿预、梁城、小岷、合肥等城。

魏以中山王英为征南将军，都督扬徐诸军事，帅众十余万以拒梁军，所至以便宜从事。梁江州刺史王茂取河南城。魏遣将军杨大眼击败之，追至汉水，攻拔五城。五月，梁右卫率张惠绍拔宿预。北徐州刺史昌义之拔梁城。豫州刺史韦睿攻小岷，未拔。出行围栅，魏出数百人陈于门外，睿欲击之，诸将皆曰：“向者轻来，未有战备，徐还授甲，乃可进耳。”睿曰：“不然。魏城中二千余人，足以固守，今无故出人于外，必其骁勇者也，苟能挫之，其城自拔。”众犹迟疑，睿指其节曰：“朝廷授此，非以为饰，韦睿法不可犯也！”遂进击之，士皆殊死战，魏兵败走，因急攻之，中宿而拔。遂至合肥。先是，司马胡景略等攻合肥，久未下。睿夜堰肥水，舟舰继至。攻魏小城。魏将杨灵胤帅众五万奄至，众惧，请奏益兵。睿笑曰：“贼至城下，益兵何及！且吾益兵，彼亦益兵，兵贵用奇，岂在众也！”遂击破之。睿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以守堰，魏攻拔之，乘胜至堤下，兵势甚盛。诸将欲还，睿怒，命取敝扇麾幢，树之堤下，示无动志。魏人来凿堤，睿亲与之争，魏兵却，因筑垒于堤以自固。起斗舰，高与合肥城等，四面临之，城中人皆哭。守将杜元伦中弩死，城遂溃，俘斩万余级。睿体素羸，未尝跨马，每战常乘板舆，督厉将士，勇气无敌。昼接宾旅，夜算军书，张灯达曙。抚其众常如不及，故投募之士争归之。所至顿舍馆宇藩墙皆应准绳。进至东陵，有诏班师。诸将以城近恐其追蹶，睿悉遣辎重居前，身乘小舆殿后。魏人服睿威名，望之不敢逼，全军而还。于是迁豫州治合肥。庐江

太守裴邃克魏羊石、霍丘城。六月，青冀刺史桓和克朐山、固城。张惠绍进趣彭城，魏奚康生击之，惠绍不利。

魏以邢峦都督东讨军事。魏骠骑大将军冯翊公源怀卒。

怀性宽简，常曰：“为贵人当举纲维，何必事事详细？譬如为屋，外望高显，楹栋平正，基壁完牢，足矣。斧斤不平，斫削不密，非屋之病也。”卒谥曰忠。

秋七月，魏讨秦、泾二州，平之。

吕苟儿帅众十余万围逼秦州，元丽击破降之。太仆卿杨椿别讨陈瞻，瞻据险拒守。诸将或请伏兵山蹊断其出入，待粮尽而攻之；或欲斩木焚山，然后进讨。椿曰：“皆非计也。自官军之至，所向辄克，贼所以深窜，止避死耳。今约勒诸军，勿更侵掠，贼必谓我见险不前，待其无备，然后奋击，可一举平也。”乃止屯不进。贼果出抄掠，椿复以马畜饵之。久之，阴简精卒，衔枚夜袭，斩之。二州皆平。

九月，魏邢峦击梁师，败之，复取宿预。梁萧宏逃归。冬十月，魏征邢峦还，遣齐王萧宝寅与元英围钟离。

魏发定、冀、瀛、相、并、肆六州十万人以益南行之兵。梁主遣将军角念屯蒙山，萧及屯固城，桓和屯孤山。魏都督邢峦遣军攻，皆走之。又败梁将军蓝怀恭于睢口，进围宿预，斩怀恭。张惠绍、萧昺弃宿预、淮扬遁还。临川王宏以梁主弟将兵，军容甚盛，北人以为百余年来所未有也。次洛口，前军克梁城，诸将欲乘胜深入，宏性懦怯，部分乖方。魏诏邢峦与中山王英合攻梁城，宏惧，召诸将议旋师。吕僧珍曰：“知难而退，不亦善乎！”宏曰：“然。”柳惔曰：“大众所临，何城不服，何谓难乎！”裴邃曰：“是行也，固敌是求，何难之避焉！”马仙琕曰：“王安得亡国之言！天子扫境内以属王，有前死一尺，无却生一寸！”昌义之怒，须发尽磔，曰：“吕僧珍可斩也！百万之师出未逢敌，望风遽退，何面目见圣主乎！”朱僧勇、胡幸生拔剑曰：“欲退自退，下官当前向取死！”议者出，僧珍曰：“殿下昨来风动，意不在军，深恐大致沮丧，故欲全师而返耳。”宏停军不前，魏人遗以巾帟，且歌之曰：“不畏萧娘与吕姥，但畏合肥有韦虎。”虎谓睿也。僧珍欲遣裴邃取寿阳，宏不听，令军中曰：“前行者斩！”于是将士人怀愤怒。魏奚康生驰谓中山王英曰：“梁人自克梁城，久不进军，必畏我也。王若进据洛水，彼自奔败。”英

曰：“萧临川虽驍，韦、裴之属不可轻也。宜观形势，勿与交锋。”张惠绍号令严明，所至独克，军于下邳。下邳人多欲降者，惠绍谕之曰：“我若得城，诸卿皆是国人，若不能克，徒使诸卿失乡里，非朝廷吊民之意也。今且安堵复业，忽妄自辛苦。”降人咸悦。会夜暴风雨，军中惊，临川王宏与数骑逃去，将士皆散归，弃甲投戈，填满水陆，死者近五万人。宏乘小船济江，夜至白石垒，叩门求人。临汝侯渊猷登城谓曰：“百万之师一朝鸟散，国之存亡未可知也。恐奸人乘间为变，城不可夜开。”诸军闻宏逃归，亦皆引退。魏主诏英乘胜平荡东南，魏人逐北至马头，攻拔之，城中粮储悉迁之北。议者曰：“魏不复南向矣。”梁主曰：“此欲进兵，为诈计耳。”乃命修钟离城，敕昌义之为战守之备。十月，英进围钟离，魏主诏邢峦引兵会之。峦上表曰：“南军虽野战非敌，而城守有余。今尽锐攻钟离，得之则所利无几，不得则亏损甚大。且介在淮外，借使束手归顺，犹恐无粮难守，况杀士卒以攻之乎！又士卒疲敝死伤，惧无可用之力。谓宜修复旧戍，抚循诸州，以俟后举。”不听。峦又表曰：“若不顾万全，直袭广陵，出其不备，或未可知。若止欲以八十日粮取钟离城者，臣未之前闻也。钟离天险，必无克状，臣宁荷怯懦不进之责，不受败损空行之罪也。”魏主乃以萧宝寅代峦。侍中卢昶素恶峦，与侍中元晖共谮之，使中尉崔亮弹峦。峦以汉中所得美女赂晖，晖言于魏主曰：“峦新有大功，不当以赦前小事案之。”遂不问。晖、昶恃宠贪纵，时人谓之“饿虎将军”、“饥鹰侍中”。晖寻迁吏部尚书。官有定价，选人谓之“市曹”。十一月，梁主诏将军曹景宗都督诸军二十万救钟离，敕景宗顿道人洲，俟众军俱进。景宗固求先据邵阳洲尾，不许。景宗违诏而进，值风复还。上闻之曰：“景宗不进，盖天意。若孤军独往，必致狼狈，今破贼必矣！”

柔然库者可汗死，子佗汗可汗伏图立。

改元始平，请和于魏，不许。

魏以羊祉为梁州刺史，傅竖眼为益州刺史。

初，汉李势之末，群獠始出，北自汉中，南至邛、笮，布满山谷。势亡，蜀人多东徙，山谷皆为獠所据。其近郡县者颇输租赋，远者郡县不能制。梁、益岁伐獠以自润，公私利之。及邢峦为梁州，獠近者皆安堵乐业，远者不敢为寇。峦既罢去，祉及竖眼代之，祉性酷虐，不得物情，獠引梁兵为寇，祉击破之。竖眼施恩布信，大

得獠和。

六年（丁亥，507），春三月，梁将军曹景宗、豫州刺史韦睿大败魏师于钟离。

魏中山王英与将军杨大眼等，众数十万攻钟离。钟离城北阻淮水，魏人于邵阳洲两岸为桥，树栅数百步，跨淮通道。城中众才三千人，昌义之随方抗御。魏人使其众负土填堑，严骑蹙之、人未及回者，以土连之。俄而堑满，冲车所撞，城土辄颓。义之用泥补之，冲车虽入而不能坏。魏人昼夜苦攻，分番相代，坠而复升，莫有退者。一日战数十合，前后杀伤万计，魏人死者与城平。二月魏主召英还，英表称必克，愿少宽假。梁主命韦睿救钟离，受曹景宗节度。睿自合肥由阴陵大泽行，值涧谷辄飞桥以济师。人畏魏兵盛，多劝缓行，睿曰：“钟离凿穴而处，负户而汲，车驰卒奔犹恐其后，而况缓乎！魏人已堕吾腹中，卿曹勿忧也。”旬日至邵阳，梁主豫敕景宗曰：“韦睿卿之乡望，宜善敬之。”景宗见睿，礼甚谨，梁主闻之曰：“二将和，师必济矣。”乃进顿邵阳洲，睿堑洲为城，去魏城百余步。冯道根能走马步地，计马足以赋功，比晓而营立。英大惊，曰：“是何神也！”景宗等器甲精新，军容甚盛，魏人望之夺气。城中知有外援，勇气百倍。杨大眼勇冠军中，将万余骑来战，所向皆靡。睿结车为阵，大眼聚骑围之，睿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，杀伤甚众，矢贯大眼右臂，大眼退走。明旦，英自帅众战，睿乘素木舆，执白角如意以麾军，一日数合，英乃退。魏师复夜攻城，飞矢雨集，军中惊。睿于城上厉声呵之，乃定。梁主命景宗等豫装高舰与魏桥等，为火攻之计，睿攻其南，景宗攻其北。三月，淮水暴涨六七尺，睿使冯道根等乘舰击魏洲上军，尽殪。别以小船载草灌膏焚其桥，风怒火盛，烟尘晦冥，死士拔栅斫桥，倏忽俱尽。道根等身自搏战，军人奋勇，呼声动天地，无不一当百，魏军大溃。英脱身走，大眼亦焚营去，诸垒土崩，水死者十余万，斩首亦如之。逐北至涉水上，英单骑入梁城，缘淮百余里，尸相枕籍，生擒五万人，收其资粮、器械山积。义之德景宗及睿，设钱二十万官赌之。景宗掷得雉，睿徐掷得卢，遽取一子反之，曰：“异事！”遂作塞。群帅争先告捷，睿独居后，世尤以此贤之。诏增景宗、睿爵邑，义之等受赏有差。

夏六月，梁冯翊等七郡叛降魏。秋八月，魏中山王英、齐王萧宝寅以罪除名。



有司奏英、宝寅罪当诛，诏免死，除名为民。

魏以李崇为扬州刺史。

崇多事产业，长史辛琛屡谏不从，遂纠之，诏并不问。崇谓琛曰：“长史后必为刺史，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。”琛曰：“若万一叨忝，得一方正长史，朝夕闻过，是所愿也。”崇有惭色。

冬十月，梁以徐勉为吏部尚书。

勉精力过人，虽文案填积，坐客充满，应对如流，手不停笔。尝与门人夜集，客求官，勉正色曰：“今夕止可谈风月，不可及公事。”时人咸服其无私。

闰月，梁以临川王宏为司徒，沈约为尚书令，袁昂为仆射。

魏尚书令高肇弑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。

时高贵嫔有宠而妒，高肇势倾中外，后暴疾殂，人皆咎高氏。然宫禁事秘，莫能详也。后所生子昌寻卒，侍御师王显失于疗治，时人亦以为承高肇之意云。

七年（戊子，508），春正月，梁定官品。

百官九品为十八班，班多者为贵。

二月，梁置州望、郡宗、乡豪。

专掌搜荐。

梁以领军萧曷为雍州刺史。

领军掌中外兵要，宋孝建以来，制局用事，与领军分兵权，领军拱手而已。及吴平侯昺，在职峻切，官曹肃然。制局监皆近幸，颇不堪，以是不得久留中，出刺雍州。

夏五月，梁以安成王秀为荆州刺史。

先是巴陵蛮为寇，久不能讨，秀燔其林木，寇失其险，州境无寇。

秋七月，魏立贵嫔高氏为后。

高后既立，高肇益贵重用事，多变更先朝旧制，削封秩，黜勋人，怨声盈路。群臣宗宝皆卑下之，唯度支尚书元匡与抗衡。先造棺置听事，欲与棺诣阙论肇罪，自杀以谏。肇恶之，会匡与刘芳议权量，肇主芳议，匡表肇指鹿为马。有司处匡死刑，诏贬其官。

梁右卫将军竟陵公曹景宗卒。

谥曰壮。

八月，魏京兆王愉反信都，魏遣尚书李平将兵讨之。

魏主为京兆王愉纳于后之妹为妃，愉不爱，爱妾李氏生子，于后招李氏入宫捶之。魏主复以愉骄纵不法，杖之五十，出为冀州刺史。高肇又数谮之，愉不胜忿，诈称高肇弑逆，遂即帝位，立李氏为后。魏以尚书李平为都督讨之。平军至经县，夜有蛮兵数千斫营，矢及平帐，平坚卧不动，俄而自定。

九月，魏主杀其叔父彭城王勰。

魏高后之立也，勰固谏，不听。高肇怨之，数谮勰于魏主。京兆王愉之反，遂诬勰北与愉通，南招蛮贼。魏主信之，召勰入宴禁中，至夜皆醉，各就别所消息。使左卫元珍引武士赍毒酒饮之，勰曰：“吾无罪，愿一见至尊，死无恨！”珍曰：“至尊何可复见？”武士以刀环筑之，勰大言曰：“冤哉皇天，忠而见杀！”乃饮毒酒，武士就杀之。向晨以尸归第，云：“王因醉而薨。”谥曰武宣。在朝贵贱，莫不丧气，行路士女皆流涕曰：“高令公枉杀贤王。”由是中外恶之益甚。

魏李平克信都，执元瑜，高肇阴杀之，奏除平名。

京兆王愉逆战，李平破之。愉走入城，平围之。愉不能守，烧门突走。平入信都，追执愉以闻。群臣请诛愉，魏王弗许。高肇密使人杀之。魏主将屠李氏，崔光曰：“李氏方妊，刑至刳胎，乃桀、纣所为，酷而非法。请俟产毕然后行刑。”从之。李平捕愉余党千余人，将尽杀之。参军高颢曰：“此皆胁从，前既许之原免矣，宜为表陈。”平从之，皆得免死。肇子植为济州刺史，有功当封，不受，曰：“家荷重恩，为国致效，乃其常节，何敢求赏？”肇及中尉王显素恶平，显弹平在冀州拦截官口，肇奏除平名。初，显祖之世，柔然万余户降魏，置之高平、薄骨律二镇，及太和之末，叛走略尽，唯千余户在。太中大夫王通请徙置淮北以绝其叛，诏杨椿徙之。椿言：“先朝处之边徼，所以招附殊俗，且别异华戎也。今新附之户甚众，若旧者见徙，新者必不自安，是驱之使叛也。且此属衣毛食肉，乐冬便寒，南土湿热，往必殄尽。进失归附之心，退无藩卫之益。置之中夏，或生后患，非良策也。”不从，遂徙于济州。及愉作乱，皆浮河赴愉，所在抄掠，如椿之言。

魏郢州叛降于梁，魏遣兵讨之。

魏郢州司马彭珍等叛，潜引梁兵趋义阳，三关戍主以城降梁，魏郢州刺史娄悦婴城自守，魏以中山王英将步骑出汝南救之。

冬十月，魏悬瓠叛降梁。十二月，魏复取之。

魏悬瓠军主白早生杀豫州刺史司马悦，求援于梁司州刺史马仙琕。时梁安成王秀为都督，参佐咸谓宜待台报，秀曰：“彼待我以自存，援之宜速，待敕虽旧，非所以应急也。”即遣兵赴之。仙琕遣副将齐苟儿助守悬瓠。魏主以邢峦行豫州事，将兵击早生，峦曰：“早生非有深谋大智，正以司马悦暴虐，乘众怒而作乱，民迫于凶威，不得已而从之。纵使梁兵入城，水路不通，粮运不济，亦成禽耳。早生得梁之援，必守而不走，若临以王师，士民必翻然归顺。不出今年，当传首京师矣。”峦至鲍口，早生遣将逆战，峦大破之，乘胜长驱至悬瓠，围其城。镇东参军成景俊杀宿预戍主严仲贤，以城降梁。时魏郢、豫诸城皆没，唯义阳一城为魏坚守，蛮帅田益宗帅群蛮以附之。十一月，魏遣将军杨椿攻宿预，命中山王英趋义阳，英以众少，累表请兵，弗许。英至悬瓠，辄与峦共攻之。十二月，齐苟儿等降，斩白早生。英乃趋义阳。

魏败梁师于义阳，复取郢州。

魏义阳太守辛祥与娄悦共守义阳，梁将军胡武城、陶平虏攻之，祥夜袭其营，擒平虏，斩武城，由是州境获全。论功当赏，娄悦耻功出其下，间之于执政，赏遂不行。

高车败柔然于蒲类海，杀佗汗可汗，其子豆罗伏跋豆伐可汗丑奴立。

改元建昌。

八年（己丑，509），春正月，梁主祀南郊。

宋、齐旧仪，祀天皆服袞冕，至是用著作佐郎许懋说，始服大裘。又以斋日不乐，诏舆驾始出，鼓吹从而不作，还宫，如常仪。时有请封会稽、禅国山者，梁主命诸儒草封禅仪，欲行之。许懋建议曰：“舜柴岱宗，是为巡狩。而郑引《孝经钩命决》云：‘封于泰山，考绩柴燎，禅乎梁甫，刻石纪号。’此纬书之曲说，非正经之通义也。如管夷吾所说七十二君，燧人之前，世质民淳，安得泥金简玉？结绳而治，安得镌文告成？妄亦甚矣！若圣主不须封禅，若凡主不应封禅。秦始皇尝封泰山，孙皓尝封国山，皆由主好名于上，而臣阿旨于下，非盛德之事，不足为法也。”上嘉纳之，因推演懋议，称制旨以答请者，由是遂止。

魏复取三关。

魏中山王英至义阳，将取三关，先策之曰：“三关相须如左右手，若克一关，两关不待攻而破，攻难不如攻易，宜先攻东关。”又恐其并力于东，乃使长史李华帅五统向西关，以分其兵势，自督诸军向东关攻之，六日而拔。进取广岷及西关，梁将马仙琕等皆弃城走。梁主使韦睿救仙琕，至安陆，增筑城二丈余，更开大堑，起高楼。众颇讥其怯，睿曰：“为将当有怯时，不可专勇。”英急追仙琕，将复邵阳之耻，闻睿至，乃退。

梁主遣使求成于魏，魏主不肯。

初，魏主遣中书舍人董绍慰劳叛城，白早生囚之送建康，吕僧珍与之言，爱其文义，言于梁主。梁主遣谓绍曰：“今听卿还，令卿通两家之好，彼此息民，岂不善也！”因召见慰劳之，且曰：“战争多年，民物涂炭，吾是以不耻先言，卿宜备申此意。夫立君以为民也，凡在民上，岂可不思此乎！”绍还魏，言之，魏主不从。

三月，魏侵梁雍州，梁州兵击败之。

魏荆州刺史元志将兵七万侵潺沟，驱迫群蛮，群蛮悉渡汉水降梁。梁雍州刺史吴平侯昞纳之。纲纪皆以蛮累为边患，不如因此除之，昞曰：“穷来归我，诛之不祥。且魏人来侵，吾得蛮以为屏蔽，不亦善乎！”乃受其降，命司马朱思远等击志于潺沟，大破之。

秋九月，魏诏太常卿刘芳造乐器。

魏公孙崇造乐尺，以十二黍为寸，太常卿刘芳非之，更以十黍为寸。尚书令高肇等奏崇所造乐器度量，皆与经传不同。诘其所以，云“依经文声则不协”，请更令芳依《礼》造成，从其善者。诏从之。

冬十一月，魏主亲讲佛书，作永明、闲居寺。

时魏主专尚释氏，不事经籍，中书侍郎裴延儁上疏曰：“汉光武、魏武帝虽在戎马之间，未尝废书，先帝迁都行师手不释卷，良以学问多益，不可暂辍故也。陛下亲讲大觉，尘蔽俱开。然《五经》治世之楷模，应物之所先，伏愿互览兼存，则内外俱周矣。”时佛教盛行于洛阳，沙门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，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。处士冯亮有巧思，魏主使择嵩山形胜之地，立闲居寺，极岩壑土木之美。由是远近承风，无不事佛，比及延昌，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。

九年（庚寅，510），春正月，梁以沈约为光禄大夫。



约文学高一时，而贪冒荣利，用事十余年，政之得失，唯唯而已。自以久居端揆，有志台司，论者亦以为宜，而梁主不用。

梁作缘淮塘。

北岸起石头迄东冶，南岸起后渚篱门迄三桥。

三月，魏主之子诩生。

诩母胡充华，武始伯国珍之女也。初入掖庭，同列以故事祝之曰：“愿生诸王公主，勿生太子。”充华曰：“妾之志异于诸人，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国家无嗣乎！”及有娠，同列劝去之，充华不可。私誓曰：“若幸而生男，次第当长，男生，身死所不憾也。”既而生诩。

梁主视学。

梁主幸国子学，亲临讲肄，诏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皆入学。

夏四月，梁制，尚书令史初用士流。

旧制，尚书五都令史皆用寒流。至是诏曰：“尚书五都，职参政要，总领众局，方轨二丞，可革用士流，秉此群目。”于是刘纳、刘显、孔虔孙、萧轨、王颀并以才地兼美，首应其选。

六月，梁宣城郡吏作乱，吴兴太守蔡搏讨平之。

宣城郡吏吴承伯挟妖术聚众攻郡，杀太守，奄至吴兴。吏民奔散，或劝太守蔡搏避之，搏不可，募勇敢，闭门拒守。承伯尽锐攻之，搏出战，大破斩之。搏，兴宗之子也。

冬十月，魏中山王英卒。梁行《大明历》。

梁主即位三年，诏定新历，散骑侍郎祖暕奏其父冲之考古法为正历，不可改。至是行之。

十年（辛卯，511），春正月，魏元会始用新舞。

魏刘芳等奏，所造乐器、二舞、登歌、鼓吹等已成，乞集议用之。诏：“舞可用新，余且仍旧。”

梁以张稷为青冀刺史。

仆射张稷自谓功大赏薄，侍宴酒酣，怨望形于辞色。上曰：“卿兄杀郡守，弟杀其君，有何名称！”稷曰：“臣乃无名称，至于陛下，不为无勋。东昏暴虐，义师伐之，岂在臣而已！”上捋其须：“张公可畏人！”乃以为青、冀刺史。王珍国亦怨望，罢梁秦刺史还，酒后启云：“臣近入梁山便哭。”上大惊曰：“卿若哭东昏则已晚，若哭我，我复未死！”因此疏退。久之，除都官尚书。是岁，梁之境内，有州二十三，郡三百五十，县千二十二。是后州名浸多，废置离合

不可胜记。魏朝亦然。

魏汾州山胡反，讨平之。三月，梁胸山叛降魏。夏五月，梁遣兵围胸山。冬十二月，取之。

琅邪民王万寿杀太守刘晰，据胸山，召魏军。魏徐州刺史卢昶遣戍主傅文骥赴之。张稷遣兵拒之，不胜。四月，文骥遂据胸山。梁遣马仙琕围之。卢昶本儒生，不习军旅，胸山粮樵俱竭，傅文骥以城降。十二月，昶引兵先遁，诸军皆溃。会大雪，军士冻死、堕手足者过半。仙琕追击，大破之，二百里间僵尸相属，免者什一二。收其粮畜器械不可胜数。唯萧宝寅全军而归。卢昶之在胸山也，中尉游肇言于魏主曰：“胸山蕞尔，僻在海滨，卑湿难居，于我非急，于贼为利。为利故必致死而争之，非急故不得已而战。以不得已之众击必死之师，恐稽延岁月，所费甚大。假得胸山，终难全守，所谓无用之田也。闻贼屡以宿预求易胸山，持无用之地复旧有之疆，兵役时解，其利为大。”魏主将从之，会昶败，迁肇侍中。肇，明根之子也。马仙琕为将，能与士卒同劳逸，衣不过布帛，居无帟幕衾屏，饮食与厮养最下者同。常潜入敌境，伺知壁垒村落险要处，故攻战多捷，士卒亦乐为之用。

魏以甄琛为河南尹。

琛表曰：“国家居代，患多盗窃，世祖广置主司、里宰，多置吏士，为其羽翼，始得禁止。迁都以来，四远赴会，五方杂沓，寇盗公行。里正职轻任碎，多是下才，不能督察。请少高其品，选下品中应迁者进而为之。”诏从之。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，于诸坊巷司察盗贼。于是洛城清静，后常踵焉。

十一年（壬辰，512），春正月，梁免老小质作。

梁主敦睦九族，优惜朝士，有犯罪者，屈法申之。百姓有罪，则案之如法，其缘坐则老幼不免。一人亡逃，举家质作，民既穷窘，奸宄益深。尝有秣陵老人遮车驾曰：“陛下为法，急于庶民，缓于权贵，非长久之道。诚能反是，天下幸甚。”于是诏自今罪应质作，而老小者停送。

魏以高肇为司徒，清河王怿为司空。

高肇自尚书令为司徒，自以去要任，怏怏形于言色。右丞高绰、博士封轨素以方直自业，及肇为司徒，绰送往迎来，轨竟不诣肇。绰顾不见轨，乃遽归叹曰：“吾平生自谓不失规矩，今日举措不如封

生远矣。”清河王怿有才学闻望，惩彭城之祸，因侍宴谓肇曰：“天子兄弟诟有几人，而翦之几尽！昔王莽头秃，藉渭阳之资，遂篡汉室。今君身曲，亦恐终成乱阶。”会大旱，肇擅录囚徒，欲以收众心。怿言于魏主曰：“昔季氏旅于泰山，孔子疾之。诚以君臣之分，宜防微杜渐，不可渎也。减膳录囚，乃陛下之事，今司徒行之，岂人臣之义乎？明君失之于上，奸臣窃之于下，祸乱之基于此在矣。”魏主笑而不应。遂诏尚书与群司鞠理狱讼，令饥民就食北方。

冬十月，魏立子诩为太子。

魏自是始不杀太子母。以仆射郭祚领少师。祚尝从幸东宫，怀黄觚以奉太子。时应诏左右赵桃弓深为魏主所信任，祚私事之，时人谓之“桃弓仆射”、“黄觚少师”。

十一月，梁《五礼》成，行之。

初，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，世祖选学士十人修五礼，丹阳尹王俭总之。俭卒，祭酒何胤、尚书令徐孝嗣、将军何佟之继掌之。经齐末兵火，仅有在者。梁初，尚书以庶务权輿，议欲省之。诏曰：“礼坏乐缺，宜以时修定。”于是仆射沈约等奏：“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，令举学古一人自助。其中疑者依石渠、白虎故事，请制旨断决。”乃以右军记室明山宾等分掌五礼，佟之总其事。佟之卒，以镇北谘议伏暄代之。暄，曼容之子也。至是《五礼》成，列上之，合八千一十九条，诏有司遵行。

十二年（癸巳，513），春二月，梁郁洲叛降魏，梁讨平之。

郁洲迫近魏境，胸山之乱，或阴与之通，胸山平，心不自安。而青冀刺史张稷不得志，政令宽弛，僚吏颇多侵渔。郁洲民徐道角等夜袭州城，杀稷降魏，魏遣兵赴之。于是魏饥民饿死者数万。游肇谏，以为“胸山滨海，卑湿难居，郁洲又在海中，得之尤为无用。其地于贼要近，去此闲远。以闲远之兵，攻要近之众，不可敌也。方今年饥民困，惟宜安静，百复劳以军旅，费以馈运，臣见其损，未见其益。”魏主不从，遣兵未发。梁北兖州刺史康绚遣兵讨平之。

闰月，梁侍中沈约卒。

梁主尝与侍中、建昌侯沈约各疏栗事，约少上三事，出谓人曰：“此公护前，不则羞死。”梁主闻之怒。梁主有憾于张稷，从容与约语及之，约曰：“已往之事，何足复论！”梁主怒而起，约惧，不觉。及还，凭空顿于户下，因病。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，乃呼道士奏赤

章于天，称：“禅代之事，不由己出。”梁主大怒，谴责数四。约益惧，遂卒。有司谥曰文，梁主曰“情怀不尽曰隐”，改谥隐侯。

夏五月，魏寿阳大水。

寿阳久雨，大水入城，庐舍皆没。魏扬州刺史李崇勒兵泊于城上，城不没者二板。将佐劝崇弃城保北山，崇曰：“淮南万里，系于吾身，一旦动足，百姓瓦解，吾岂爱身而取愧于王尊哉？但怜此士民无辜同死，可结筏随高，人规自脱。吾必与此城俱没！”治中裴绚叛降于梁，崇遣从弟神等讨之，绚败走，执之，绚曰：“吾何面目见李公乎！”乃投水死。崇表以水灾求解，魏主不许。崇沉深宽厚，有方略，得士心，在寿春十年，常养壮士数千人，寇来无不摧破，邻敌谓之“卧虎”。梁主屡设反间以疑之，而魏主素知其忠笃，委信不疑。

六月，梁新作太庙。 秋八月，魏恒、肆二州地震、山鸣。

逾年不已，民覆压死伤甚众。

魏以崔光为太子少傅。

魏主幸东宫，以崔光为太子少傅，命太子拜之，光辞，不许。太子南面再拜；光北面立，不敢答，唯西面拜谢而出。魏太子尚幼，每出入东宫，左右乳母而已，宫臣皆不之知。詹事杨昱上言：“乞自今召太子必降手敕，令臣等翼从。”从之。

十三年（甲午，514），春二月，梁主耕籍田。

宋、齐籍田，皆用正月，至是始用二月，及致斋祀先农。

魏东豫州乱，讨平之。

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衰老，与诸子孙聚敛无厌，部内苦之，咸言欲叛。魏主闻之，诏遣其子鲁生赴阙，久未至。诏徙益宗为济州刺史，虑其不受代，遣将军李世哲帅众袭之，奄入广陵。鲁生与其弟奔关南，招引梁兵，攻取光城以南诸戍，世哲击破之。以益宗还，拜光禄大夫。

冬十一月，魏遣司徒高肇督诸军侵梁益州。

魏王足之伐梁也，梁主命宁州刺史李略御之，许事平用为益州。足退，梁主不用，略怨望有异谋，梁主杀之。其兄子苗奔魏，会校尉淳于诞亦自汉中入魏，二人共说魏主以取蜀之策。魏主信之，以高肇为大都督，将步骑十五万攻益州。游肇谏曰：“今频年水旱，不宜劳役，蜀地险隘，镇戍无隙，岂得承浮说而动大军，举不慎始，

悔将何及!”不从。

梁筑淮堰。

魏降人王足陈计，求堰淮水以灌寿阳。梁主以为然，使水工陈承伯、将军祖暄视地形，咸谓淮内沙土漂轻，功不可就，弗听。发徐、扬民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，假康绚都督诸军并护堰作。役人及战士合二十万，南起浮山，北抵峨石，依岸筑土，合脊于中流。

魏以杨津为华州刺史。

津，椿之弟也。先是，官受调绢，尺度特长，吏缘为奸，百姓苦之。津令悉依公尺，其输物尤善者赐以杯酒，劣者亦为受之，但无酒以示耻。于是输者竞劝，更胜于旧。

魏免其侍御史阳固官。

魏中尉王显谓侍御史阳固曰：“吾作大府卿，府库充实何如？”固曰：“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，州郡赃贓悉输京师，以此充府未足为多。且‘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’，可不戒哉！”显不悦，因事奏免固官。

十四年（乙未，515），春正月，魏主恪殂，太子诩立。

魏世宗殂，侍中、中书监崔光，侍中、领军于忠，詹事王显，庶子侯刚，迎太子诩于东宫。显欲须明即位，光曰：“天位不可暂旷，何待至明！”显曰：“须奏中宫。”光曰：“帝崩，太子立，国之常典，何须中宫令也！”于是请太子止哭，立于东序，忠扶太子西面哭十余声止。光摄太尉，奉策进玺绶，太子跪受，服袞冕之服，御太极殿，即皇帝位。光等与夜直群官立庭中，北面稽首称万岁。高后欲杀胡贵嫔，中给事刘腾以告侯刚、于忠、崔光。光使置贵嫔别所，严加守卫，由是贵嫔深德四人。于是悉召西伐、东防兵。广平王怀扶疾入临，云欲上殿哭大行，见主上，众愕然，无敢对者。崔光攘袂振杖，引汉赵熹故事，辞色甚厉。怀曰：“侍中以古义裁我，我敢不服！”

魏侍中王显伏诛，以太保、高阳王雍，尚书令、任城王澄同总国事。

先是高肇擅权，尤忌宗室有时望者，任城王澄惧不自全，乃酣饮佯狂，朝廷机要无所关豫。至是，肇拥兵于外，朝野不安。于忠与门下议，以魏主幼未能亲政，宜使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，省决庶政，以任城王澄为尚书令，总摄百揆，奏皇后授之。王显有宠